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僖公第五　　公羊通義　卷之四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

其稱子何解詁曰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臣子一例也解詁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解詁曰據夏師救齊不言次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亾矣解詁曰刺其救急舒緩使至于亾故錄言止次以起

之孰亡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有狄伐邢曷爲不言狄滅之解詁曰据狄滅溫言滅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緣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末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解詁曰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解詁曰据叔孫豹先言救君也解詁曰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謹案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窮傳也因有雍渝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辯者哉君則其稱師何

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曰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曷爲不與據春秋撥亂世實與而文不與實不與則當貶言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錯行若文王之治肅威並用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解詁曰此道太平制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善桓公之爲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公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蓋陳儀本非邢地楚邱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都國以其師城之故詩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命不得專遷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邱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邱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邱不繫衛緣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責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解詁曰据首戴前目而後凡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解詁曰言諸師嫌實師言諸侯嫌歸問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為一事也謹案城例時此及楚邱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音義）疏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冑反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來歷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之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為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左傳

曰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解詁曰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郲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楚人伐鄭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曰楚妄也据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時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州擧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郲婁人于朾解詁曰朾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郲婁有排也

九月公敗郲婁師于纓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

至貶見義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汶北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解詁曰義不可見賊而不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解詁曰涘水涯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解詁曰嘻發痛語首之聲諾應聲荅奚斯知其意已曰吾不

得入矣已曰猶言既而曰義舊讀諾已爲句音於是抗輈經而死輈乘車曲轅也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縊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云爾者釋壬午日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解詁曰與慶父共弑閔公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難孫于邾婁稱姜氏意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解詁曰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

（于穀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襄以賞文錄之謹案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解詁曰据內城不月故問之）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据言城邢）滅也（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新衛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邱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穀梁傳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孰滅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有狄入衛）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解詁曰据不出主名）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三城各異書者救邢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之）

諸侯此文蓋所承方畔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不言齊侯文不與也亦不斥貶乃實與也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蕭楚曰齊桓存三亾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亾繼絕建邪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必以永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邱則爲無王矣王一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亾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

積微以爲用以嚮而彰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春秋閒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之罪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之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解詁曰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

齊桓討賊辭責丙書齊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翟柤之氛蓋一事而傳者異耳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解詁曰猶曰虞郭豈見于君之心乎獻公揖而進之解詁曰以手通指曰揖謹案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撎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

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
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
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
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范武子曰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則
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
君何喪焉解詁曰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
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
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
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
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

從而亾爾君請勿許也解詁曰記史記也賜猶惠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解詁曰明郭非虞不滅虞虞當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解詁曰還復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言璧雖如故而馬失其壯時之用猶爲有所喪若咎之然實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竹書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弑翼侯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

續與文公爲爲伯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斷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偏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唯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考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麇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徧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

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徵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一月者時獨十月彌月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郎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謹案漢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文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

南郊天亢大雨云爾者蓋公羊師說有之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解詁曰据國言滅易也解詁曰易者猶無守禦之備謹案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卽貴誓所謂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伯者進之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解詁曰据上得雨不書上雨而不甚也解詁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解詁曰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

無障谷解詁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無貯粟解詁曰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解詁曰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無以妾爲妻解詁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謹案此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据經葵邱有盟則非葵邱事也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解詁曰莅臨也謹案往盟曰臨會內辭也莅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來盟則各視其來者信不信爲辭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解詁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違桼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叛例時穀梁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杜元凱曰潰衆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解詁曰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

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不言卒于師者承上次于陘卽卒于陘可知從省文也所聞世方內諸夏小國之君始見卒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据陳侯使袁僑如會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醇同中國言使卽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解詁曰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師在召陵也

解詁曰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卻退次召陵與之盟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解詁曰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喜服楚也解詁曰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解詁曰數侵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解詁曰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綫縫帛縷以喻微也〔音義〕北狄開成石經作北夷桓公救中國解詁曰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解詁曰攘卻也北伐山戎是也卒怗荊卒終也解詁曰怗服也荊楚也〔音義〕怗音貼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解詁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

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其言來何據國佐袁僑俱不言來與桓爲主也故從內文言來也董仲舒曰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解詁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于服楚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解詁曰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解詁曰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執者曷爲或稱

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解詁曰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解詁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謹案荀卿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解詁曰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徐彥曰內之微者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据得意致會楚叛盟也故以未得意乎服楚

致也解詁日月者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

葬許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率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解詁日月者刺桓公不脩其師因見患詐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解詁日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解詁日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以世本校

之是年杞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卽來朝于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挈之來見者然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曷爲殊會王世子 解詁曰據筆周公不殊別也 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解詁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劉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戴以尊天王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

焉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解詁 日省文從可知閒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 据陳侯逃歸不言不盟 不可使盟也 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舉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據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 据齊侯弗及盟不言逃歸 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只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解詁曰據滅言以歸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解詁曰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解詁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謹

案再言滅者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亡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謀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意稱人以執者惡晉也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

亡矣宮之奇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于滅夏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可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解詁曰惡齊桓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

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董仲舒曰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閒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務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

志弗亟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復安鄭而必欲追之兵功未見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 解詁曰事還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 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為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 解詁曰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解詁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藎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衆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

于市刑公族于
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般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王之下士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解詁曰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處其所者居其國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穀梁字爲汋周官邦汋先鄭司農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邱之盟鄭伯遂自至也何氏挹血之訓迂僻非理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

始至特用禘禮使見于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有事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不日也此夫人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

解詁曰夫人嘗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解詁曰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須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鄭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爭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解詁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解詁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離宋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 以三公領太宰者也解詁曰宰猶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 解詁不繫國許嫁矣 解說以爲婦人許許嫁邾婁

嫁字而笄之 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解詁曰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謹案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所聞之世內女卒例日恩錄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邱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棄芽於此故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沖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解詁曰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

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解詁曰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解詁曰色自美大之貌

甲戌晉侯詭諸卒不葬者里克弑先君之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于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音義甲戌左氏經作甲子字之誤耳杜預爲之說云甲子九月十

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依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弑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顛作長歷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以爲不誤抑惑之甚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解詁曰據弑其君舍不連先君殺未踰年君之號也解詁曰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譏案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日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

之者也於此足明俗儒對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解詁曰禮諸侯之子八歲

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解詁曰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解詁曰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解詁曰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解詁曰長謂重耳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解詁曰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謹案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嚴仲子曰臣幸有

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曰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謹案荀息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繫累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解詁曰据衛人殺州吁惠公之大夫也解詁曰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解詁曰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又將圖寡人解詁曰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病苦也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解詁曰据齊小白入于齊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解詁曰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絶還入爲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

而素納文公故出奔鄫案歸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于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纂不可掩矣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明文公無存亡繼絶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纂故須爲諱本惡以成其美解詁

日享食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雹

何以書記異也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

秋不書霰者省月食也董仲舒以為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不諱者責齊桓也將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齊不歸楚貢楚怒而滅之卒不能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音義）板本作孰城之之字衍

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爲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

城杞也曷爲城杞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音義）惠氏公羊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坐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邵會鹹之諸侯也左傳

已會于鹹淮夷病杞故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解詁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解詁曰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謹案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娣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

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己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文是也鄫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汚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實求女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趨汸曰凡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解詁曰据梁山言崩襲邑也解詁曰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謹案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汸曰沙鹿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地以厚載爲德今而毀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纂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

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則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衞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從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谷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鷁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一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于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肸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于楚繆侯附父讐而背中國故畧賤之不月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戕中國故春秋

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月也

楚人伐徐左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解詁日言次者刺諸侯緩于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晦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解詁曰久暴師衆過三時

季姬歸于鄫 始嫁之辭也前過于防季姬不繫鄫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杞伯姬歸于宋同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語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 解詁曰晝日而冥謹案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五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晝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晝遂指以爲月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近義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値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曰晦月晦曰晦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耳常事則但擧日雖父之戰左氏

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晏者猶識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强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曰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竊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晝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解詁曰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解詁曰據陽虎稱盜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說陪臣不當有廟晦冥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

人之卿以示戒君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書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于易世之後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曰徐恃救也徐稱國者本戎也所謂世凡詐敗戎狄例不月外而略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解詁曰舉君獲爲重也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

重師次之謹案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音義是音提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解詁曰據星霣後言霣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解詁曰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謹案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鶡冠子曰家里用提彼注及初學記並引此傳作提月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何以不日解詁曰據五石言日晦日也月之語乃得其解解詁曰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常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

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解詁曰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雖盟奚戰起也朔有事則書解詁曰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晦雖有事不書解詁曰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局

爲先言六而後言鷁解詁曰猶霣石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解詁曰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謹案穀梁傳曰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此言王道之備不遺微細也董仲舒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

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

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王者之後有亾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謹案石鷁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隕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遂下移於諸侯之徵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權桓列于五伯也六鷁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其稱季友何解詁曰據翬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賢也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業正作淫洲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此三喪皆日決信公爲所聞世審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以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榮露曰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徵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釁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復進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耳曷爲不言齊滅之解詁曰據齊師滅譚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

者諱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夏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衞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解詁曰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也樂終解詁曰樂者終其行賢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解詁曰繼絕立僖公也存亡存邢衞杞故君子爲之諱也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諱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秋滅國例見責略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解詁日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言義）曹伯上舊有會字者誤

夏師救齊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而救者不義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解詁日据甲寅衛人及齊人戰與襄

公之征齊也與使爲主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

狄救齊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爲說甚曲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保傳記一曰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衞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衞雖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衞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蓋遂不得歸國故同失地例也諸執而釋歸者不書從不名可知與公亦不名者自本所聞世略微國耳宋稱人者惡其

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已下執悉不月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等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鄫子亦爲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婁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鄫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血社者釁社也日者用重乎執也與用也子有同例解詁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鄫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

愆譔家邾畏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豈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故春秋深善之

梁亡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據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解詁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

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者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謂梁梁貴爲泰誠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董仲舒曰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歆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歎者參之修舊不足

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郜子來朝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前爲宋所滅寓于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郜事在隱十年以前然七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解詁曰據鄧穀名兄弟辭也郜文之昭也明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解詁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護案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弭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

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含賵以見喪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于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桷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 解詁曰叛楚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

夏大旱

何以書記災也主書旱者譏不雩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孰執之楚子執之故序楚子諸侯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當文須張其本爵于前貶之于後意乃得顯曷為不言楚子執之解詁曰据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解詁曰不為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稱使知楚子貶曷為貶為執

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

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

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

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墮敗也終以乘車之會

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故貶楚人之詐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

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

國國固臣之國也解詁曰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於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

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經下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郎亦不與專釋也宋公釋乎執走之衛解詁曰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慚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昔秦獲惠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致亂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解詁曰據戎捷也爲襄公諱也高襄公故不與楚得捷乎宋也解詁曰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據戰乃有

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經之大爲例圍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

公子目夷諱也 解詁曰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謹案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忱忱悃悃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懟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 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 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

與議爾也與議爾者公與言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解詁曰言諸侯者起霾之會諸侯也謀案自是盡二十七年信遂背齊宋合衛以壁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署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左傳曰我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解詁曰據奚之戰不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解詁曰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解詁曰泓水名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

水有司復曰請追其未畢濟而擊之解詁曰濟渡迨及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解詁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稱弱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追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解詁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疾例斥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詁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

禮所以敗也

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戹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爲其所罰慕則王者之用心也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嗚呼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從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惡也重故重有故也解詁曰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解詁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諱葬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經說慈父再世不葬温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辭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穀梁傳云不葬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癈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元凱曰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廣森以爲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解詁曰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解詁曰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不能乎母

不能不相能也襄王之母惠后惡襄王而愛其

也少子帶每欲立之至是帶率狄人攻王王左右欲槩之王不忍殺弟以失其母之意遂出王者家天下所在爲居但言居于鄭起避母弟之難不明須加出文故左傳曰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而此傳亦以不能乎母釋經言出之意非罪王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辭天子大夫言出卽嫌有外天王言出不嫌有外猶之天王入于成周不嫌纂也

曾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傳稱所聞於師曾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卽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所愛弟卽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舊解失之

晉侯夷吾卒

不月者獲當絕也不葬者纂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

衞侯燬何以名

据齊侯滅萊不名

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解詁曰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譏棄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夫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解詁曰蕩氏宋世大夫其言來逆婦何解詁曰據莒慶言逆叔姬兄弟辭也解詁曰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名也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解詁曰据宋殺其大夫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其國者杜漁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尊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為後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訾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為無罪泄冶郤宛寧有罪乎或以為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兩之也實兩事非遂事也不

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納
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
菑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蒯聵皆是唯此再言
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故與歸邾婁子
益同例前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
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

葬衛文公 解詁曰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穀梁傳曰莒無大夫
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
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遬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
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
俱會大夫則目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
大夫敵公故反得從接乎內而
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
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其言至巂弗及何〔解詁曰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侈也〔解詁曰侈猶大也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我同也衆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錄詳之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譏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愼有如此者〕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音義板本作乞師者何从開成石經刪〕卑辭也曷爲以外內

同若辭解詁曰據春秋尊者重師也解詁曰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

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解詁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乞師例時謹案正義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解詁曰訾以歸者惡不死位謹案滅而言以歸者例日此猶不月者所聞世之始略楚故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解詁曰時以師與鄰未至又道用之于是惡其親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謹案下言楚師此言楚人者當是在道分軍以往故從師少例稱人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解詁曰據伐邾婁取叢不致）未得乎取穀也（解詁曰未可謂得意于取穀）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以楚師取穀楚大夫申叔戌之及晉伯起齊晉方睦楚子懼使申叔去穀公亦幾爲晉討故曰患之起自此始也刺公棄諸夏而即楚自取危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曰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序諸侯之上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傳綠入文之篇晃郎見弒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晃之世貶耳此與單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隱有罪于隱晃非有罪于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元凱曰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曷爲再言晉侯解詁曰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再事不再出楚人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据侵蔡遂伐楚言遂未侵曹也

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意有似故詳錄之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杜元凱曰曹在衛東故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解詁曰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過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蓋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既侵曹還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畏晉故不可使往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臣已受命雖未

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問晉赴衛而懼返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昔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解詁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詁曰與使聽其獄也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解詁曰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費詩序曰共公遠

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日入者錄義兵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解詁曰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絶正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有大夫故宜申得臣椒皆不氏猶略之也

衞侯出奔楚不名者起叔武內平其國爲兄守之與未失地者同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是晉霸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曰者未若桓之信也解詁曰衞稱子者起叔

武本無卽位之意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解詁曰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

公朝于王所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解詁曰據三月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在踐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解詁曰據不狩于河陽不與致天子也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王所不稱天者禮典常名也觀盡引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力也言復歸者若叔武治反之與使無惡也諸侯執奔而歸者皆名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解詁曰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邱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今宋桓陳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旣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款本㬪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㬪罪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

秦人于温 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後故此、

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常事也 不與再致天子也 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者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温河陽也會于温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曾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 此別一說言温在畿內較踐土遠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爲言狩以飾成其義云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 解詁曰據上朝不日 錄乎內也 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

之日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恒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故不得繫月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解詁曰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天子雖罪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解詁曰歸之者決絕之辭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爲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

何以不書雖當言衛侯殺其弟武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解詁曰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讐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人何難敖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

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者窮其所至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解詁曰言侍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方仇衞何復爲衞力）爲叔武爭也（解詁曰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于己而助之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願故爲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結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辭不嫌矣）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解詁曰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解詁曰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

秋大雨雹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弒君故陰脅陽之象見

冬介葛盧來解詁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据歸在下）道殺也（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為君故以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解詁曰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惡與入惡同）歸惡乎元咺也（解詁曰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解詁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君入則己出（解詁曰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

晉是也以爲不臣也執錄不書王命歸之則書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遂大夫之始是以謹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据取邾婁田自漷水

諱取同姓之田也（解詁曰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解詁曰據伐同姓不諱即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據襄七年三卜郊）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解詁曰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謹案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曲禮曰卜筮不過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輿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耳卜郊非禮也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解詁曰以魯郊非禮故卜爾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郊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

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

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解詁曰土謂社也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通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魯之望亦非禮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据成七年乃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日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

山河海北望太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解詁日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于柴上燒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解詁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蘿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膚取鋪四指也毛詩蝃蝀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唯太山之雲宏速如是河海潤于千里濡澤九野滋潤萬物又能道氣致雨其功尤大猶者何通可以已也通之爲言文見於此意起於彼解詁曰已止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傳

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解詁曰晉者無出道也

狄圍衞

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鄭文公也不葬者以即楚爲罪也日卒者比於差輕

衞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解詁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解詁曰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解詁曰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解詁曰行疾不假塗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解詁曰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師出百里子與蹇叔

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解詁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避之驅馳常若避風雨襲鄭所當由也謹案左傳集解以爲殽之北陵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雨與何氏說異）吾將尸爾焉（將求爾之尸于是）子揖師而行（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己老恐不得見子）弦高者鄭商也（解詁曰鄭商人）（商賈人）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解詁曰詐稱曰矯犒勞也）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解詁曰軍中語也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旣出當送往之）然而晉人與姜戎要

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解詁曰然然上議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騎也皆喻盡〕其言及姜戎何〔解詁曰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姜戎微也〔高閔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倒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解詁曰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或曰襄公親之〔左傳曰子墨衰經則或言合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解詁曰與衛迫齊宋與故惡不于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据不言績外詐戰文也〕敗盡也〔解詁曰惡晉不仁謹〕

案春秋之義愛民重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桀燏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徼利

叟殺至晝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爲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遷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迄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

癸巳葬晉文公 傳例日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 音義疏云有作鄒字者案左氏經作取訾婁鄒即訾婁之合聲猶壽夢爲乘句瀆爲穀是也就作叢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从取古諧聲本同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 時者所聞之世敗戎狄例也

冬十月公如齊 蓋公有疾而行故危月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

霣霜不殺草李梅實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京氏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韓非子曰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春秋通義卷四終

經傳凡七千一百五字